

說部叢書

第二集
第二編

言情小說

卷下

劍底鴛鴦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劍底鴛鴦卷下

英國司各德著

閩縣林

紆

仁和魏

易

同譯

第十七章

結縭之期近矣。菴主固出世人。然婚姻世之大事。故治其廣廳。假大將軍行禮。平日廟門深閤。出入少遊蹤。今茲乃聽餘人。屢入。菴主匪特弗拒外人。且躬自指揮。臧獲陳設。間入雲堂。授課亦至。廚次視牲。視饌在百忙中。忽憶身爲菴主。則合十向天。躬自懺悔。不已。此時清規雖儼然界域。井然外院。許入。賃价而幼。年徒子妙齡女冠。咸窺閉深屋。以年事稍長者。躬自監察。勿令竊窺。雞翹武服之人。汚其慧眼。餘則年與菴主同者。則亦令其助理。羣嫗牙齒。既盡上下之脣。攢動如綱。在綱時。縱時。翕事事都加驗閱。而外貌則咸示人以不屑意狀。此時菴之四圍。均大將軍衛卒偵邏。但許身於微服。及戚畹同宗始聽入。餘人均屏來客集廣廳。從者別加酬接。酒饌亦至豐腴。見主人既入。則肆口評騭。主客優劣。時老獵卒及格林亦居奴客之中。獵卒

衣青色絨外衫。其妻亦衣黃絹袍服。上下皆緣。爲值頗巨。二人集而觀禮。平日夫婦虎鬪龍爭。此日爲停戰之地。猶之風濤險惡中。得清平和靄之候。此夫婦二人猶同黑霧四塞。今茲豁然開朗矣。彼此既易新衣。外觀復至繁麗。且各進良醞。彼此相見少平。猜忤凡人心。怒氣平而樂事。卽集大類鑄鑪中。得膏沃入匙時。必不憂憂作響。二人同立臺階之上。其上有石櫺。能臨下四矚。來人方二人立時。老獵卒易其嚴霜之氣。風候竟類正月。格林花狀雖逾五月之期。而微煖餘炎。尙如八月。格林平日驕人。謂勿論何人與吾語者。咸樂上至堡主。下至廝牧小兒。無不嘉悅。今日遂竭其生平藝力。以鼓盪其酷令之夫。老獵卒款語久。加以媚態。竟使長處樹林中之老虞。掀其胡羊之鼻。啟髯張吻。盡露槎枒老齒。大笑如獵狗之吠。數笑卽歛。以爲假。予格林顏色多矣。格林曰。似此溫藹之容。較之手握狗鞭。面其如花之美人。作態爲顏。不已霽乎。老獵卒曰。然今日之歡。較爾當日楊花飄蕩之態。至用我鞭狗之鞭。在爾計之。亦當自足。格林初欲與辯。旣而易爲柔媚乞憐之態。言曰。老伍而曾憶否。先堡主誤。

認吾胸前之繡結以爲牡丹。即而弄之。汝卽榜我老獵卒曰。憶之。吾堡主往往誤會。須知善獵之狗尙走迷途。格林曰。老伍而汝安忍若心坎上之嬌妻。久久不得一新衣之着。老伍而曰。女公子近賜美服。卽侯爵夫人衣之。亦不甚媿。汝今尙復有求。且汝新衣安數者。格林曰。吾願得兩新衣足矣。有兩新衣則省吾鄰婦以吾製衣之年。用識彼兒之歲數。老伍而點首歎曰。天下人安可行樂行樂固須錢耳。今當於馬吉而節爲爾製衣。邇時吾將賣鹿皮。今年佳。卽鹿角亦足得數錢。格林曰。果得價者。角與皮同。此時老伍而聞言如中蠶。整愕然動色。觀者以爲常談耳。胡乃愕然。實老伍而目中所見。則一壯士。方以馬至門。用是而驚非駭。其妻語也。壯士旣下馬。授繯於人。受繯者亦衣麗服。老伍而曰。此亦梟將卽狀可列。通侯徽章用大將軍。此何人耶。格林曰。吾則識之。此爲蘭特而拉西。爲大將軍。從子才貌皆佳。不媿爲彼宗英。老伍而曰。吾聞之。其人沈湎而揮霍。格林曰。男子之言胡恤。老伍而曰。女流爲甚。旣而曰。彼胡爲與爾流目送盼。格林曰。汝右眼爲堡主酒杯所中大創。後用此觀物都不了。

了。老伍而曰：此人曾欲剗刃大將軍，彼此無復相見。今來胡爲？格林曰：此來實女公子東速之彼人，負枉無數。老伍而曰：汝安從知？格林曰：自有人告我，我不敢明言。其所以然，備笞也。老伍而曰：非鬼詔者，卽蘭特而掬心相示，以他人無爾海口，能作巨謊。汝試覘後來，又有人行步顛頓，此又何人者？格林曰：此爾平日欽仰之君子人達敏也。老伍而曰：否。吾目非瞽，數禮拜中未之見，乃失容至是。所衣寬博如被馬衣，非復恆人所服。此少年何病？似有物稽留門次，竟不聽入。又曰：其人似遇舊面目，迷惘矣。格林曰：此人特若重之耳。今茲與蘭特而同立，妍媸之判別，又類何物者？老伍而曰：我往問之，竟忘其顰飛越下階，且行且言曰：少將軍果病，吾之針法，醫人與獸醫同也。格林獨立，言曰：以狗醫醫，迷惘之風，漢於分適哉！此時老伍而奔越及於達敏所立地，見達敏方躊躇作欲進弗進狀。其次有人聳異，達敏初不之覺。老伍而素重達敏，所以禮重者，終以其妻不錄其人，乃深信其人爲君子。時堡中少年其妻匪不稱道於達敏，獨否。乃益信達敏之爲人。達敏騎射至精，能獵，故老伍而引爲同業。而

益加敬。時菴外有人方肆口譏評達敏。達敏弗覺。老伍而則直趣而鞭之。其人狂逃。老伍而即趣達敏之前言曰。公子胡爲立此。聽彼宵小擲揄。且欲進進耳。胡久立此。矧今日爲大禮。公子宜以禮衣進。達敏如有所思。竟爲老伍而所擾。即怒曰。吾衣安敝者。老伍而曰。以公子武烈及其英姿。胡爲衣此敝服。況今日典禮所在。服之尤爲不衷。達敏曰。汝愚妄也。至調詆之語。亦不能工。今日之事。以盛年之美人。乃與老耄訂期。則我衣服弗稱。亦何過者。老伍而大驚曰。此語安可出。聞者詎我一人。公子出之固無心。若以有心人聽之。則禍作矣。公子曾否知此。問人間得微語。即張王其詞。今公子容慘而目怒。以理言之。宜歸宿爲上。達敏大怒曰。非面意。薇苓女公子。吾決弗行。老伍而曰。公子當仰託神靈之面。勿面女公子。旣面女公子。則女公子行。且得禍。但爲被害。亦不爲公子之益。達敏曰。然耶。吾意特欲更見一面。果有害於彼。吾亦胡忍汝言。良然。今行矣。遂拂衣而去。甫一迴身。顏色逾變。行未數武。立仆於地。老伍而力往扶掖。竟不能及。及他人掖起時。則襟上皆血。時有高年者。自人羣中出言曰。

吾今日爲之敢刀。令彼安息。曾云違約必不利於病者。吾所裹處。安得脫。其竟脫者。違吾指也。此時大將軍出。大將軍旣出。衆囂皆寂。大將軍行禮粗畢。有人告以達敏事。大將軍驚。即令醫生更裹其創。自抱達敏。憂形於色。以達敏將承其後。又有勇名。且大將軍生平至愛此子。因謂醫生曰。吾詔爾善伺吾子。勿至觀禮。胡乃蹶於是間。醫生雖爲大將軍指斥。岸然不爲屈。卽曰。醫之治人。按理依方施治。安能聽病人負氣而趨。果病人弗聽醫士言。則醫者之技固優。胡能奏効。大將軍曰。汝勿詞費。果吾姪必欲觀禮。汝爲侍醫。在義亦當止其勿前。此時蘭特而亦至而言曰。吾思從弟之來。必別有懷抱。若爲電力所囑。非醫者之所能格。大將軍方抱達敏於懷。卽曰。汝言何謂。蘭特而曰。彼來敬季父也。而又仰慕意薇苓女公子。但能支拄其軀。胡得弗前。噫。新人至矣。殆表彼謝忱意。薇苓聞信而趨。旣前。則曰。此殆奇禍。吾縣力能否挽回。公子者。大將軍立起。引其手曰。汝安能爲。是間人衆。非駐足地。意薇苓曰。我能益公子。卽在稠人中。亦非所恤。此爲大將軍從子復爲難中拯我之人。大將軍未及其竟。

卽曰聽醫者爲之遂引意薇苓入菴意薇苓不悅大將軍旣行醫生曰大將軍殊有偉識留一婦人在此令我更增一擾醫生移達敏至近處屋中達敏之狀益險醫生遂出其大力醫達敏此時大將軍禮畢退休以達敏之病意薇苓與大將軍均憂鬱無歡大將軍本引意薇苓之手以大將軍抱提達敏時血液污衣遂沾染及於意薇苓意薇苓力縮其手語羅斯曰此何譬兆詎血手之夢應乎羅斯曰此非凶兆凡名凶兆均人臆造試觀大將軍見女公子憂惶顏色立變女公子趣往慰大將軍也大將軍見血衣污及新婦新婦變色則戚戚不自聊亦起而慰勉意薇苓曰拉西家人流血均非凶兆拉西之血出天下之人安矣意薇苓欲有所報乃不能爲詞此時羅斯進曰大將軍言人人咸信以拉西家血爲扶弱抑強而流此來適爲解圍堡中幸無事均拜大將軍賜大將軍曰婢子言然意薇苓女公子得爾傳言凡女子意所未宣汝皆宣之矣復問意薇苓曰貴人勿憂吾輩惟其過樂故從子負病此亦美中之不足達敏之病立愈其血不爲凶徵以醫生啟其膚革今貴人勿爾貴人不樂客亦

無歡。將責禮於我。今日奉觴爲貴人壽。乃取銀槃承杯。屈一膝上。意微芩。意微芩心固不悅。然仍佯笑報大將軍。將進而扶大將軍。忽見有急足奔入。入時至冒昧。言公子病急。大將軍欲面公子者。可趣行。大將軍大驚。與新人及座客別。客亦大驚而散。大將軍甫至門。復遇一教會中使者。旣入。問門者曰。諸貴人中孰爲赤目忒。大將軍大將軍曰。鄙人是也。足下若弗急。且少待。吾將爲別死者而行。來使曰。吾事亦簡。但上一牋奉大將軍。大將軍怒曰。此爲何書。爾主教待我爲何物。乃簡慢至此。似此見待。直同下流社會人。安名爲貴人爲良友。使者抗言曰。大將軍威令。可面大主教自言之。大主教之處大將軍。教門自有定制。使者無與也。今大將軍能否以覆書授我。大將軍沈吟久之曰。大主教在是乎。吾乃不料大主教胡爲至此。且旣至此。胡能大伸威儀。使者曰。大主教適至此。彼之威儀。蓋徧於英國。孰能不稟承其號令。大將軍努目視使者曰。吾苟無他故。若之道轍。亦不能將護爾身。汝且歸告主人。吾將於午中往面。今茲將趣視一病人。不復爲絮絮語矣。使者見斥於大將軍。桀驁之氣少歛。

乃戢尾而去。聞者相顧愕眙。讀者須知英王亨利第二時。教門之燄至擴張。匪特統攝教門。卽非從教者。亦必以威鎮之。亨利第二者。固英主。亦力與之抗。終乃弗勝。因之權力愈恢。自是以來。羅馬教之力。橫於天下。封建諸侯。稍有權力。亦貼伏受抑。制不爾。政令乃不能自舉。此時座客見大將軍爲主教所侮。人人滋懼。謂主教如是。必不樂大將軍所爲。事且立見敗裂。大將軍竊視座客。人人變色。若有所懾。大將軍心鄙其無膽。乃佯慰之曰。諸公勿憂。吾姪病乃非篤。惟庸醫故張其詞。以駭觀聽。至大主教之窘我。亦以舊交誼。乃不講儀節至此。鄙人與主教往往以戲弄之故。屏去禮節。曾憶當日與大主教言。故以調馬之兒爲我使令。大將軍語雖如是。而顏色奇變。與所言適相反。卽座客歸時。亦時時爲大將軍顧慮不已。當衆聲都寂時。蘭特而進曰。不肖乃蒙季父赦我前眚。果以事見任者。勞怨均所弗辭。大將軍曰。無也。然中心滋輕其人。蘭特而本欲取寵於大將軍。旣不之悅。亦怏怏歸。

第十八章

此時爲大將軍至失意時矣。結縢之禮旣成。新婦匪特美麗。而又富碩。此心方躍躍然喜。乃於春光宏富之中。而情景忽變。黑雲黃霧漫天。四塞爲兆。似未佳也。大將軍旣至。達敏病榻。醫生言脈乃大動。神思愈昏。侍病者咸言弗吉。大將軍躡足門外。不敢遽入。但聞夢囈之聲。挺臥如尸。狀至危篤。而囈語中尙呼殺人。似前次夜襲威而司野人之狀。有時則言放鷹調馬行獵事。亦時呼大將軍名。餘語則嚶嚶不可辨析。大將軍欲進者可二次。均無敢入。二目中酸淚已滿。此爲大將軍生平所未有者。蓋大將軍中年已過。但有此子。用襲己業。危病至此。不能無悲。忽爾堅定決計。弗入。匆上馬。謁大主教。旣至。見羣馬騰驤。益以橐駝之屬。閑人羣集以瞻禮。大主教或以危難之故。乞大主教賜福其家。大將軍至門。諭閹者叙官伐求進。閹者止之。言當往取大主教意旨。大將軍怒絕。顧已下馬。竟與廝養之卒同止門外。大將軍初欲徑歸。留語請大主教下責。旣而思之。但能結歡於彼。抗之非利。因曰。吾王尙爲彼教捧鐙。死後伏哭如隸。園今彼爲死者之適傳。吾職安能高逾英王。尙有一節。至無敢設想。

於心。則夷猶謝卻聖陵之役。然天良激刺。不敢遽存此念。謂今日爲大主教所窘。是亦懺悔之一端。因之盛怒立爲之釋。少頃。大主教始以人引大將軍入止於小屋中。移時始見大主教。大主教爲湯麥司白格忒之後。威棱氣燄。實不類前人之暴。而盡力教門。初無貳志。雖聖白格忒轉不如其後人。以包而特溫品節忠懇言之。實爲教門樑棟。特熱心太甚。事事轉因而窒。蓋主教以十字軍之成敗引爲己任。休鼓拉西亦深審之。尤知此主教不可撓折。以私情干之。大非易事。故見時亦往往膽懾。此時大主教神宇嚴毅。據寶座見大將軍。座雕鐫工細。實於煖閣之下。衣繡衣。衣緣咸異。錦製甚奇麗。領緣微開。中露繡衣。亦異製。惟貼肉處。則以粗布制之。此爲大主教平日所服。御者兒上。置冠冕旁。列牧羊之杖。初無雕鐫。此杖蓋傳自先世。聖白格忒手持此杖時。較諸長矛利劍爲烈。去寶座不遠。有教士披白道帔。跽而誦經。主教則以手支頤坐而聽之。大將軍入。主教乃如無見。大將軍復怒。方躊躇間。大主教宣言曰。吾兒勿誦。及大將軍行近寶座。大主教堅坐不動。益示之以顏色。大將軍憤極。思遏。

其氣顧乃不能自抑。思欲以平時舊誼與之親炙。或僞爲不見。仍行相見之禮。顧皆弗濟。但見眼赤而脣沸。一腔驕悍之氣。爲人所遏。舉止莫知所可。已而收束其精神。語大主教曰。爾我交誼止於此乎。以我思之。爾召休鼓拉西宜別遣使者。胡爲命此走卒。卽今日處我亦宜別有假借。不應踞見朋友。大主教徐起。微與點首。而大將軍冀結歡於主教。乃盡禮與之鞠躬。大主教微視教士。教士叉手胸前。俯首徐出。教士旣退。大主教顏色稍霽。而眉宇間尙含餘愠。仍踞座語大將軍曰。勳爵聽之。道人今日視爾。非復當日轟烈奮其赤心。恢復聖陵之人矣。當時與將軍相見。以將軍忠懇道人則退處末座。敢不承望。顏色果將軍仍守前志。則道人甯去其冠杖。爲將軍執轡。用表道人之輸誠於將軍。大將軍曰。神甫我當日囑希爾福特僧正達吾惴惴。請以兵械糧儲佐取聖陵。度神甫必如吾請。果神甫以爲弗足者。請誠告我以狀。我敢不盡死於教會。胡敢力與教門爲抗。且我身居戰地。及參與密勿。均以衛教爲心。如是拳拳神甫乃仍加以涼薄。大主教曰。驕恣之夫。敢以區區微勞。遽爾責我教會。休

鼓拉西汝當知上帝蓋假爾之手爲上帝宣勞果使命在廝養則廝養亦能奮勉何需汝者汝胡能矜伐於教會須知汝之富貴咸出上帝之恩汝又何力致此復曰汝勿僭言我尙有餘訓汝當知汝驕其智即謂之愚汝矜其膽卽謂之怯凡爾所恃之刀矛均蘆莖耳大將軍曰神甫我久知之凡我立功後所酬庸者固有此言方用我時則揄揚贊美之言日加於耳且以開士爲我祈禱祝我成功邇時我之刀矛初非蘆莖但觀開士頌詞咸乞上天奮我武怒利其軍械殺敵今神甫斥我非才刀矛皆鈍願請如神甫言且神甫旣云廝養可用則宜遣發廝養足矣何由干及勇士規復聖陵大主教目注大將軍久始言曰汝云大將云勇士名爲備邊實圖殘殺上天何嘗須爾膂力爲帝圖功蓋惜爾靈魂沈溺用加超拔大將軍徘徊於廣堂中自言曰汝乃率我歐西勇士埋骨炎荒但以此輕倩之詞蝕我土宇購我身命大主教起立曰此語固休鼓拉西所出耶汝負勇士之名乃以一身之道德靈魂之安逸均棄置矣汝家居與野蠻搏戰得其疆域卽爲生平莫大之功以此之故竟忘其至大至偉

之功。推卻弗往。竟昧己身爲基督教人。並自驟其勇士之氣。休鼓拉西者。非腦門中勇士領袖乎。適所傾吐。詎爲其人之言。大將軍齧牙答曰。汝之長技。媚中挾諷。但足以愚恆人。壯士骨力堅凝。萬不爲爾所動。今亦勿爲驚恆之狀。以動我。實告汝。休鼓拉西。勿論家居。及在兵間。其神勇之名。如一猶爾。包而特溫人。稱爾道德。無有貶詞。觀此亦足知我之勇人。亦無敢眩我。大主教曰。汝何爲執我爲較。胡不取進於我。與之爭衝。天下撲星火。易撲燎原之火。亦未嘗非易。汝勿謂盛名鼎鼎。偶一不檢。則畢生勲業。將因此而墮。大將軍曰。我勇名百戰得之。誰蔑我者。大主教曰。爲爾良友所言。若友卽棒擊爾。爾當視爲良箴。吾今觀爾。殆自言大功未酬。不應言此。又自賈其餘勇。以傲庸俗。乃不知爾肩有十字徽章。當自視爲上帝羽林。禁卒。今忽欲落籍而去。則污醜之名。卽輿臺亦爲若恥之。大將軍曰。汝太難我矣。汝高居靈界。其視吾輩。如駝驢。借我汗血之功。爲爾揚名之地。然亦當知止。汝尙憶白格忒亦以太過之故。至於句語至此。格格不吐。主教卽曰。至於見害我。固知爾之言。此用爲自脫之方。

然而誤矣。白格忒者。蓋遵血路。升遐。包而特溫。但能身居其下。卽逾倍蓰。爲世界中。惡人所慘戮。亦所不辭。大將軍曰。汝亦勿爲憤烈之談。我焉能以慘刑加汝。汝亦知之。今徒爭何益。不如靜而議之。吾非不至聖陵。特少緩耳。吾自謂身卽不行報。最亦非菲薄。不爾展我二年之限。在法亦良。可恕。矧已有人先我而爲。大主教曰。展限良可。然以拉西之勇。尙且弗前。則吾事艱矣。果在他人。以姻事誤軍事。何關輕重。若爾者。則掀天揭地之人。去此砥柱。餘衆何爲。汝試思英人果言拉西弗行。吾奚僕僕。大將軍汝固注意新人。尤宜勿忘信誓。安可偏乎私愛。忘其千金一諾之誠。大將軍果如此。匆匆成禮。其後亦未必蕃。大將軍聞言。頗踖蹀不能遽答。至此亦但能降抑。知於宗教中人。不能用武。因曰。吾固有言赴十字軍。初非反汗。特乞餘閒。部署家政。今且以達敏引軍前趨。大主教曰。汝力能至者。許人可也。安知天心惡狡。加禍爾。臣不能從軍。又將奈何。大將軍聞之。愕然而驚。立時念及達敏之病。張目視主教。不已。言曰。神甫勿爲戲言。遽吾姪之病。乃以吾違天之故。致是病耶。大主教知大將軍動其。

心弦矣。因曰：「吾何敢妄度天心。惟聖經有言：『父嗜酸者其子齒必浮動。』似此小過，子弟尙被其罰，則巨者可知。大將軍試思：若姪之病在爾退，則食言之前病耶？抑病在爾退，則食言之後大將軍忽思未成禮前達敏雖有病，故未劇。今日之顛連果天心示警耳。因靜思不言。主教已覺，乃往執其手，言曰：『大將軍聽之，果使天罰苟一加懺悔，帝將收其成命。』黑希開亞王求天，乃能延其晷刻。汝今趣踰引過，尙能自贖其愆。大將軍平日亦遵宗教，復經主教憊憊一心，又憐其姪，不期屈膝而踞，自誓貽誤大事。良獲罪於上帝。今茲願至聖陵功成之後，再娶意薇苓也。大主教曰：『拉西，汝我復爲良友如初矣。』汝自懺之後，胸中塵濁之氣清滌無遺乎？實則吾不汝怪。特一時蒙昧，閉爾靈臺耳。大將軍曰：『吾所欲聞之好消息，卽吾姪痊耳。』大主教曰：『汝勿憂。若姪俄頃卽瘳，卽使不祿，亦可造諸清都，如歸化城。大將軍引目視主教，主教心無把握，不能握其吉凶，思欲逃去。其詰乃出其銀鈴搖之而誦經，長跽之神甫出矣。大主教卽令其往問達敏消息。神甫曰：『毋庸也。適有人自達敏將軍病處來，欲面大將軍主。